



王翔 ● 著

前沿部队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前 沿 部 队

王 翔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沿部队/王翔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9
ISBN 7-5075-1377-7

I. 前…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0629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s.com

电话: (010) 83086853 (010) 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3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 - 3000 册

定价: 20.00 元

为了避开世界，我们筑起了墙；而为了接近世界，我们又在这墙上开了窗。为了和平，我们宣称要消灭战争；而为了最后消灭战争，我们又不得不拿起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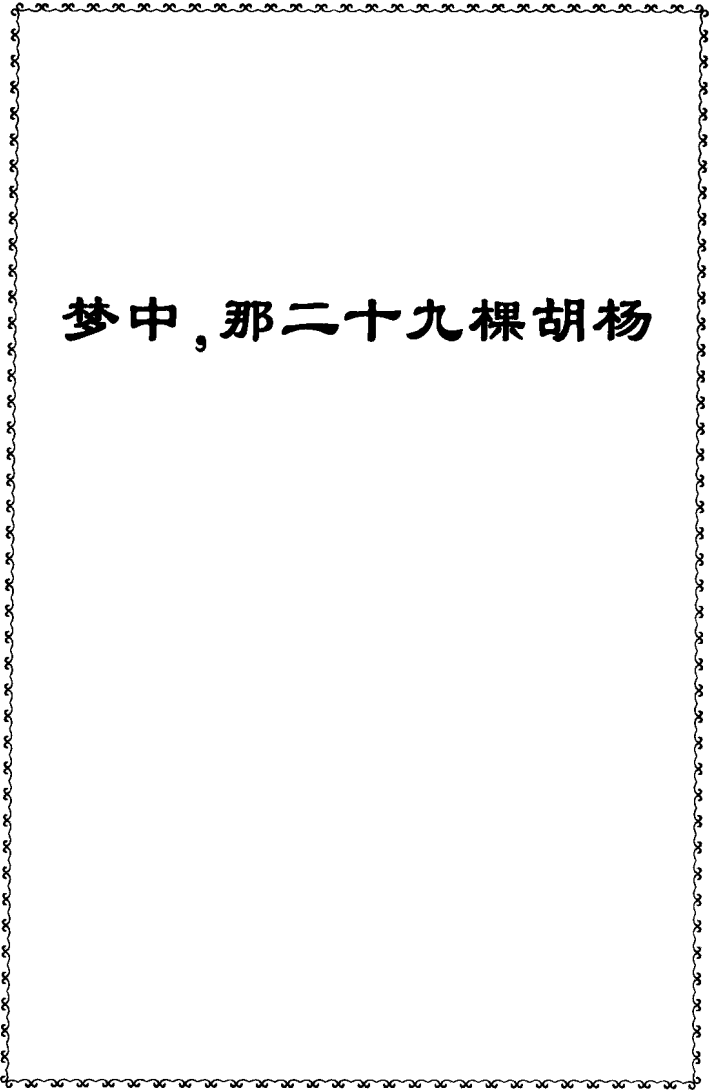
—— 刘亚洲

**谨以此书，献给和平年代默默奉献
青春和生命的中国军人；献给将爱情、
梦想、青春融入生命的所有女性。**

——作者题记

目 录

梦中，那二十九棵胡杨	(1)
前沿部队	(79)
骆驼排长	(289)
后 记	(333)



梦中，那二十九棵胡杨

引子

2000年的深秋，一位远道来京的战友邀我去采访一个女军人，说是在边防部队患了精神疾病，就住在北京西郊的陆军某部医院里。当时，因家父的旧病复发，急需回家照料，本想推脱此事，可听说是一位军医，或许还能帮助自己了解一下老年疾病的情况。就这样，在战友的催促下，我在精神疾病三科的特护病房中，和她相识了。

在采访前，我就闻听这位全军赫赫有名的心脑血管疾病专家彭伊朦两年前患了精神疾病，今年是第三次送进这所在军内外颇有名气的精神疾病医院。彭伊朦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1990年大学毕业后特招入伍，现在边防某陆军医院任副主任医师。其父是一家海洋航运公司的总裁，其母情况不详。两年前她因在研究心脑血管疾病中有所突破，荣立二等功。这些年来，她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数十篇外国医学论文，走访了几百个国内外医学专家和民间中医，用整整五年的时间攻克了心脑血管疾病，并推出了——心理疗法……

“另外，特别要声明的是，军区总医院曾多次调她来北京工作，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彭伊朦所在的部队傅政委补充说道。

“就这些？怎么又是老一套，一点可挖掘的素材都没有，不就因在工作中劳累过度，加上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人感到

压抑，而得了精神疾病，至于甘愿留在边防的奉献精神也不见怪。这些年在边防部队采访过许多老边防、老英模，他们的事迹可谓是车载斗运，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可现在都2000年了，谁还愿意听这些以泪洗面的故事。传统固然要有，但一味地去追求，一个劲儿地表白，我们军人会永远置身在苦、累、寂寞当中打转转，时间长了，还能拓宽思维，反思向前吗？所以，这些在报刊上登烂，令读者看烦了的‘材料式’的文章，自然引不起我多大兴趣，没什么好写的。这次我算是白来了。”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嘴上也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这样说。

傅义政委笑得有些异样：“王翔，你可是从边防部队出去的，换了几年前，你还不死磨硬泡地找我这个不起眼的宣传股长要独家采访权呀！怎么，在北京呆久了，怕是眼高喽？”

傅义政委这不疼不痒的话让我有些下不来台。我的沉默，倒使傅义政委意识到话语过了头，因为我们曾在一个边防团呆过。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总感觉分到这荒山野岭的边防来，是对我人生的摧残。可来了，说什么也没用了，好歹搞文学的人需要些生活的积累。在我彷徨之际，团宣传股的傅股长倒时不时地挖苦我几句，我有时也阴阳怪气地回赠几句，时间长了，俩人倒开起玩笑来。不过，我单身一人，经济上还过得去，经常请他喝上几顿。需要说明的是，这在东北防区的边防部队，喝大酒，抽大烟，侃大山，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是去去难耐的寂寞，二来增进战友间的感情。就这样，日子过得飞快，不知不觉我们倒成了亲密的战友，无话不谈，就连他晚上想老婆想“跑了马”也说得津

津津有味，大凡在边防呆久的已婚军官都这样，男人嘛，有时心都是相通的。

这次来市郊这所陆军医院，完全是出于私人感情，当然，也想感受一下部队这所迷宫式的医院内，这些特殊军人是如何生活的。可谁知，让我来采访的对象的事迹不过如此而已，这在各军区级报刊上屡见不鲜，也是我最反感的“材料事迹”。

傅义政委显然摸透了我的心事，努努嘴，示意让我出来。我看了看躺在床上沉睡的她，突然感到有些面熟。唉，这老毛病又犯了，难怪姐姐经常质问：“见面三分熟，不把自己当外人，知道的人还好说，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得了恋友癖，眼睛要吃人似的，观察人也不能老盯着人家的脸，让人多难为情。”

“你把我从市里叫来，就是想让我看看这张漂亮的脸蛋儿，这个玩笑未免开过火了吧。”我一脸的不高兴。

“你呀，总是那么心急，如果你能把她心里的故事写出来，准保让人痛哭三天。你应该想到了，我放着年度假不休，专程赶到北京找你，其意可想而知呀！”傅义政委一脸的深沉。

我多少意识到了他说的并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激情话”。难道这个彭伊朦真如他说的那样动人吗？我有些耐不住了。

“就算你说的那样感人，又能怎样呢？现在谁还爱看沉重的纯文学作品。上次在一家军事文学刊物的笔会上，许多编辑都提出了不能只盯在军人的情感上做文章，要瞄准新时期部队的改革，积极弘扬时代精神。会后，我想了很久，

这种提议不无道理呀，再写以前那种材料式的假大空作品谁还爱看……”

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病房内的她。

“你先别过早下结论，军人的情感并不是你们想象得那样公式化的简单，我还是请求你耐心地坐下来，听一听彭医生的故事。当然，如果不是涉及我们团的干部韩剑秋，我也不会整天打电话催你来医院。另外，一会儿，还有一个人想见你，他也是故事中的典型人物，两年前的边防调回了北京。”傅义政委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感到空气凝聚在了一起。“一个月前，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来了，可人家就是不理睬，我可是已经来医院三次了，每次她都在沉睡，听护士说，她不想接受我的采访。”我看着病房，语无伦次地反驳道。

“她会说的。只是她可能把你当成了一般的小报记者。”傅义政委无奈地摇摇头。

病房内传来一阵咳嗽声。刚才进去换药的护士急匆匆出来，轻声地说：“彭医生醒了，你们说的话她都听到了，她现在状况还可以，已有一个多月没犯病了，她让你们进去。”这突如其来的接见，使我彻底放下了所谓“大机关的架子”，迫不及待地跨进了病房。

病房内除了整洁明亮，床头柜上还多了一盆形状怪异，酷似骆驼的根雕。

彭伊朦坐了起来。我这才仔细看清楚这位年龄刚满30岁的女军医长得很标致。在我心目中，上海女人总是以娇小秀气著称，可眼前这个从小喝着浦江水长大的姑娘却身材高挑，眉清目秀，从她那标准式的女军人发型上便可以看

出彭伊滕骨子里透露出军人独有的气质。如果她不是躺在病房里，你是看不出她会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傅政委，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我不是有意拒绝别人的采访，只是不想再回忆那段揪心的往事，江盈盈也不想把此事闹得满城风雨。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将这段故事写出来，会不会让盈盈姐伤心，她怕让孩子知道。如果，您出于对军人的崇敬，确切地说，对边防军人的理解，在我讲述之前，能否答应我三个条件？”她的话针针见血，根本不像是有病的人。

后来我才得知，她这种病，时好时坏，不能太激动，更不能受到刺激，我们这次来采访，也是在傅义政委百般请求下才特批的，可见她的病情依旧很严重。

我迫切地问：“哪三个条件？”

“其一，当您把我的故事写给读者看的时候，我希望您不要用华丽的词藻去雕琢这个朴实的故事，更不能过分地去渲染什么，要离现实生活近些，再近些。我所讲的，也是当前边防军人的心声。艺术原本是真实的，只是人们欣赏的角度不同而已，而朴实本身不就是美吗？”

想不到这个年轻的女军医对艺术与美学还研究过。我当即点头同意。

“其二，我也时常关注军事文学作品，在写边防军人的作品中，仿佛都在启用一个模式：苦、累、寂寞，灌输得读者除了同情，感动，别无他求，很少出于从人性的角度去写。长此以往，我们的读者能接受吗？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作者，为了追求新奇，戏剧性，竟煞费苦心凭空编造故事，读来如过眼云烟，荒诞不经。我所讲述的故事，除

了真实，还从生活本身出发，把我们年轻人的浮躁，爱慕虚荣等弊病剖析出来，你能不加粉饰地把它写下来吗？当然也包括我们部队内部的一些矛盾揭露出来？”

我情不自禁地点头。

“其三，如果作品发表后，请您从北京多给我们边防部队邮来几本，他们早就盼望着能看到具有生活积淀，感人肺腑的军事题材作品了。同时，我也想把这段情感如实地告诉战友们。眼看着清明节就到了，江盈盈也该从上海出发去边防了，如果您想了解故事的全部，最好再听一听她的讲述。我们俩曾经爱上了一个男人，也许爱本身是自私的，在爱情面前，我和她谁也不想退步，直到这个男人结了婚，我心里还有他的影子。您听了，千万别美化我这个‘第三者’的形象，在这个故事中，我和爷爷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另外，在讲述过程中，也许我会犯病，甚至语无伦次，严重时，又哭又笑，别把您吓着喽，只要让护士给我打一针镇静剂即可。”

这说着说着又蹦出来个江盈盈，“第三者”，还跟爱情有关，这在纪律凝聚的部队可是个敏感话题。我急于听下文，在疑惑中点头同意。

彭伊滕深情地望着那盆用胡杨树根雕塑的骆驼根雕，语气缓慢地讲述起来……

我和韩剑秋相识还要从我爷爷说起。他是新中国第一代边防军人。噢，您别误会，我可不是在美化爷爷，我是想从

爷爷那一代人身上所固有的精神来反衬我们这一代军人的精神世界。

彭伊滕显然看出了我的随意神情。我摇摇头，示意让她说下去——

我的祖爷曾是一名国民党海军军官，当年娶了三个老婆，爷爷是小老婆生的。后来，祖爷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这些用钱买来的女人们，自然扔在了大陆。三年后，由于生活的艰难，祖奶嫁给了一个小商人，日子过得还可以。爷爷17岁那年，祖奶病逝，爷爷毅然参了军，当年便上了朝鲜战场。

此时此刻，我心里多少有些想法，这个女军医口口声声不讲传统，可说着说着又把带人带到了那个年代。我悄悄地放下笔，看了一眼坐在身旁的傅义政委。

彭伊滕加重了语气说：“我真诚地希望您耐心地听下去，下面的故事即使是石头人听了，也会为之动容的。在朝鲜战场上，爷爷结识了排长骆国安、班长刘喜来和女卫生员赵娥娘，他们在朝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骆国安与赵娥娘结合了，当时爷爷年龄小，但他曾经暗恋过女卫生员。爷爷在我面前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不是那场战争，这个女卫生员嫁给的不是骆国安，而是爷爷，一个从小在上海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兵——彭恩伯。’爷爷跟我谈起这番话时，已是60高龄的老人了，眼睛依然瞪得圆圆的，连奶奶都感到吃惊。那时，我才知道，爱情永远是年轻的！自私的！而且就像一瓶陈年的老酒，时间越久越耐喝，越有味。”

我越发敬重起这位同龄人，毕竟是医科大学的高才生，

思维不但敏捷，思想也较为前卫，起码对人性的问题看得比较全面。这在部队的青年军官中是很少见的。现在我才看清楚这个女军医左耳旁有一个铜钱大小的胎记。不过，倒不影响她整体的美。她眉宇间时常流露出丝丝忧伤，看得出来，病魔和情感的经历长时间困扰着这颗年轻的心。

我的父亲常年不在家，两年前定居去了美国洛杉矶。我的母亲，噢，先不谈她了。我是从小跟着爷爷长大的，也许是受了爷爷的影响，我大学毕业后参了军。当时，爸爸极力反对我的选择，可我从爷爷的眼神里仿佛看到了我的将来，这是隔代人心与心的交融。为此事，爸爸与我几年没有来往，连一封信也没有。我也渐渐地淡忘了许多本该具有的童年记忆。爷爷的故事里有许多神奇的人物，小时候总为有这样一个传奇式的爷爷而自豪。

大学四年级的一个星期天，我收到了上海市委秘书处的来信。信是爷爷的秘书刘叔叔写来的，信上说爷爷病倒了，让我在毕业选择时重新考虑一下部队，并且提到了骆驼，说是爷爷的寄语。

彭伊朦望着窗外，语气迟缓了许多。

1990年10月，我和其他几个大学同学来到了总参谋部下属的大学生训练基地。驻地在内蒙古一个偏僻的县城里。我一路在想：我是来实现人生价值，还是来寻找爷爷故事中的赤色骆驼？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

她说到此处，深情地望着摆在床头柜上的那盆根雕。
长时间的沉默。

我欲追问，被身旁的傅义政委拦住了。

“对不起，我这说着说着又回到了我的从前，您别见怪，我还是先谈谈韩剑秋吧，他原是边防二团嘎骆驼连的副连长，准确地说是一——排长。”

傅义政委有些惭愧地低下头说：“韩剑秋是我们团优秀的军事干部，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降他的职，更不该……”

彭伊朦淡淡一笑：“傅政委，都过去的事了，您就别自责了。”

面对他俩的一唱一和，我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不知说什么好。

傅义政委内疚地说：“我在这个故事里也是个不光彩的人物。这时间越长，心里就越堵得慌，用俺们东北话讲，缺德做损，天理不容呀！”

彭伊朦轻声地说：“当时的确是他开的枪，上面也核实了，再说团里也尽力保他了，我更不该介入他的婚姻，现在想起来……咳，人如果能重新活一次该有多好啊，包括自己的事业，爱情。”

傅义政委叹息着，“还是听彭医生继续往下讲吧。”

我与韩剑秋相识，还要从军训生活说起——

我们这些学生兵多少都有些个性，用韩剑秋的话讲，“不大不小的毛病”。军训刚刚一个星期，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有半路打退堂鼓的；有打电话找关系重新择业的；还有让男朋友不远千里开车来训练基地以考验爱的是否忠心的。总之，人心浮动，严重影响了训练进度。尤其是传来小道消息：“这批大学生，军训结束后，将作为支边人才分配到边